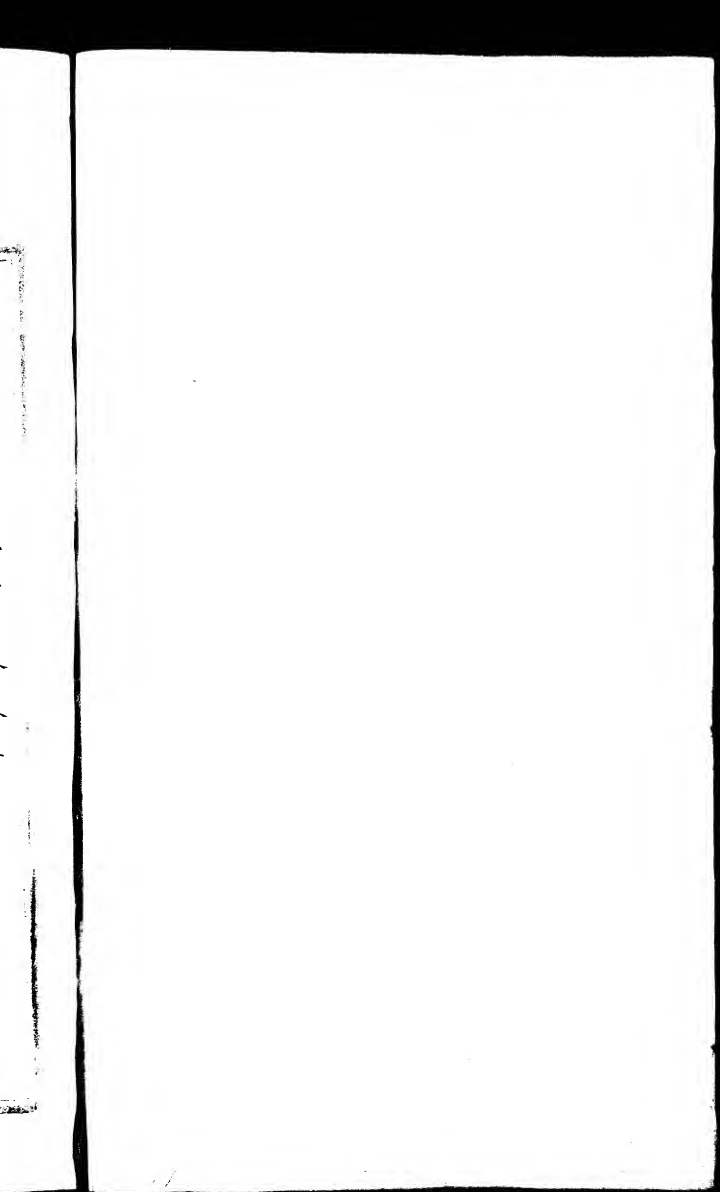


492.5  
01462

說帖

卷之五  
文選卷之五  
文選卷之五



浙江司道光三年分卷上

查例載犯罪事發官司差人持票拘捕之犯如有逞  
兇拒殺差役者為首擬斬立決在助場勢未經幫毆  
成傷者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如差役非奉官票  
致斃毆死者各照平人謀故鬥殺本律定擬又官司  
勾攝罪人如有打奪傷差者照中途奪犯例治罪其  
非本案罪犯及非所勾捕之人以凡鬥論又烏鎗殺  
人以故殺論傷人者發雲貴兩廣烟瘴少輕地方充  
軍又律載犯罪事發逃走及雖不逃走官司差人追

捕有拒捕者各于本罪加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毆所捕人至折傷以上者絞監候又例載罪人事發在逃被獲時如犯該軍流者照本罪加逃罪二等有拒捕者如本罪已止滿流而拒捕在折傷以上者照律擬絞監候折傷以下者改發近邊充軍犯該充軍者各以次遞加調發犯該極邊烟瘴者改發回疆為奴其原犯未至滿流者仍依拒捕律加罪二等又律載犯罪事發在逃加逃罪二等逃在未經列官之先者不坐各等語細繹例意拒捕殺差之案總以有

無簽票是否應捕罪犯為斷例內拒殺差役擬斬立決之條係專指官差持票拘拿應捕之罪犯而言如死者雖係另案差役而所拿者非奉票拘捕之人致被毆死例應照平人謀故鬥殺定擬此案余大澄糾允戴阿可陳士雲等出洋向漁船索費包攬代為守桁經定標派巡洋面兵丁章雲錦張正拜張起文聞知往拿余大澄聞拿點放烏鎗中傷章雲錦身死戴阿可陳士雲亦放鎗致傷張正拜張起文平復該撫以兵丁章雲澄等係派巡洋面之人出洋捕盜向無

簽票今余大澄等在洋守桁索費與洋盜不同該兵  
丁等未奉簽票自往拘捕致被余大澄鎗傷章雲錦  
身死是否應將余大澄即照犯罪事發官司持票拘  
捕逞兇拒殺差役例問擬斬決向未辦有成案戴阿  
可等聽從守桁罪止滿徒若因火器傷人與折傷無  
異遽照毆所捕人至折傷以上絞監候似與罪人拒  
捕本罪已至滿流拒毆在折傷以上擬絞之例未符  
如照本罪未至滿流加拒捕罪二等之例于烏鎗傷  
人發烟瘴充軍例上加罪二等又于拒殺差役僅止

在場並未傷人發極邊充軍者無甚區別等因咨請  
部示查章雲錦等係營弁派巡洋面兵丁專司捕盜  
並無簽票余大澄等亦非本案應捕之犯其向漁船  
索費代為守桁本與洋盜不同該兵等既未奉票拘  
捕乃擅自往拿致被鎗傷身死核與差役非奉官票  
致被毆死照平人烏鎗殺人以故殺論律擬斬候不  
得以非所勾捕之人牽奉票拘捕罪犯拒殺差役之  
例擬以斬決戴阿可等與余大澄事同一例今為首  
殺人之余大澄既應照平人烏鎗殺人例擬以絞例

則為從傷人之戴阿可陳士雲亦應照平人烏鎗傷人例擬軍至犯罪拒捕毆所捕人至折傷以上不論原犯罪名輕重律內俱應擬絞其例內分別原犯已未至滿流之處原為毆拒在折傷以下而本罪已至滿流及犯該充軍各以次加二等者而設所載未至滿流仍依拒捕律加罪二等及遞加調發至回疆為奴三項本條通承上文文義分晰甚明且此條例文係專指事發在逃而言今該犯戴阿可等既非奉票緝拿之人又非事發在逃被獲拒捕之犯自不必拘



牽例意轉致引斷失平所有咨部示覆之處應毋庸  
議相應咨覆該撫查照分別定擬具題到日再行核  
覆可也

閱悉交司照膳

五  
五

廉

陝西司奉

大人交核陝甘總督那 等咨黃魁添疊次行竊並  
蔣家哇聽從回民行竊一案職等查例載回民行竊  
結夥三人以上執持繩鞭器械者不分首從不計贓  
數次數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又名例律載  
共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各等  
語溯查回民行竊之例係乾隆二十七年原任山東  
按察使閔鶚元條奏以回民獠野成習兇狠甚于常  
人結夥成羣攜帶繩鞭腰刀等物四出為匪非尋常

竊盜可比奏請嚴懲經本部照議奏准纂輯為例此  
例條文既稱回民結夥則民人與回民夥同行竊自  
不能概照回民論罪應依名例共犯罪而首從本罪  
各別之律各依本罪分別科斷檢查道光二年閏三月直  
隸咨回民劉四海吳雙魁與未獲之回民田大成從  
丑及回人趙富貴等夥竊一案該省將回民劉四海  
吳雙魁依回民行竊結夥三人以上執持繩鞭器械  
例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民人趙富貴因有拒  
捕一節依竊盜臨時拒捕傷非金刃傷輕平復例發

發邊遠充軍又是年九月直隸省咨在逃之回民曹  
六糾同回民劉殿臣張二及民人王老夥竊一案該  
省將回民劉殿臣張二以回民夥結三人以上執持  
繩鞭器械例擬軍民人王老依竊盜贓百一十兩為  
從律擬徒均經本部照議咨結在案此案蔣家哇聽  
從回民麻木溝等與回民馬胡賽呢馬伏隆一共四  
人行竊結夥雖在三人以上而該犯蔣家哇係屬民  
人自應仍按本律問擬未便與回民一律同科今該  
督等將蔣家哇亦照回民行竊例擬軍核與定例未

符該司駁令仍照尋常竊盜計贓量予加等所擬尚  
屬允當應請照辦至案內之回民麻木溝一犯檢因  
另有假裝野番騎馬持械肆行搶劫各案前據該督  
將該犯問擬斬決奏結在案惟聽從麻木溝行竊孰  
番馬匹之羅什仔及聽從麻木溝與蔣家哇行竊之  
回民馬胡賽呢馬伏隆等三犯是否業已獲案抑係  
在逃未獲原咨內均未據聲明查馬胡賽呢馬伏隆  
二犯係屬回民行竊結夥在三人以上執持器械不  
分首從應照回民行竊結夥在三人以上執持器械

閱 鈞

不分首從不計贓數次數例擬發雲貴兩廣極邊烟  
瘴充軍羅什仔聽從行竊馬匹亦有應得之罪應咨  
行該督查明分別照例辦理如尚未獲應飭緝另結  
謹于稿尾內添叙浮簽呈

是否仍候

定

年  
埠  
館



韓

河南司奉

大人交核河南省題邵梅卜等強搶蔣王氏與伊兄  
邵吉卜為妻一案職等查例載搶奪婦女若干素有  
瓜葛之家先經媒說未允因而糾衆強搶者仍按強  
奪姦占已未成本律例科斷又律載強奪良家妻女  
姦占為妻妾者絞監候配與子孫弟姪者罪亦如之  
所配男女不坐各等語至卑幼搶奪婦女配與尊長  
為妻律例內並無明文歷年亦無辦過此等成案惟  
原定例之義如搶奪婦女配與尊長為妻斷無不先

向尊長商允即行往搶之理尊長于卑幼向商時一經允許按一家有犯律即應坐長以為首罪引斷既有依據故例文不必牽及非墨漏也此案該犯卽梅

卜欲將給伊兄卽吉卜為妻卽吉卜于說媒時雖屬

蔣王氏

知情迨蔣王氏夫兄嫌所許財禮錢文較少未允卽吉卜即行外出傭工而周會遠旋欲娶蔣王氏為妻卽梅卜慮被爭娶起意將蔣王氏強搶至家卽吉卜外歸施行知悉因蔣王氏情愿婚配即與成婚是卽梅卜強搶時卽吉卜並不知情與一家有犯罪坐尊

長之律不符不自能不坐卽梅卜為首之罪現在詳核情罪雖與白晝妻妾及配與弟姪不同雖強奪婦女重在姦污若業已成婚在被搶者之失節既無二致則搶奪者之罪名亦應同科該省將卽梅卜比律問擬絞候尚屬允協至卽吉卜雖未主使強搶惟該犯係卽梅卜之兄於卽梅卜將伊喚回既知蔣王氏係屬強搶及並不送回輒與蔣王氏成婚查律稱弟姪不坐誠以尊長有專制之義故不坐卑幼之罪今卽吉卜既係卽梅卜之兄自不得仍照弟姪律不坐

閱 鈞

該省將該犯于強奪良家妻女姦占從犯流罪上量減擬徒尚屬平允應均請照覆惟原稿所引律文內子孫二字似應刪去謹于稿內浮簽呈

恭候

定

如議照覆稿已畫交司遵辦

韓

諭

陝西司奉

大人交核陝西省題李付先毆傷圖姦伊妻未成之  
族兄李得才身死一案奉

此案已死李得才黃夜入室圖姦持杖拒捕將本夫  
李付先毆傷李付先將其推倒毆打斃命雖未便遽  
照格殺律勿論若照擅殺律擬絞則與未經拒捕者  
無所區別且毆由忿激似與擅殺竊賊者情節有間  
可否量減問擬之處交律例館查案妥議等因職等  
查例載本夫殺死圖姦未成罪人無論登時事後俱

照檀殺律擬絞監候等語推原例意蓋以已成姦者為姦夫未成姦者為罪人故無論登時事後俱照檀殺罪人律問擬絞候而檀殺之中除本律本例載明杖徒流罪外其餘若非格殺勿論即以檀殺擬絞檢査成案嘉慶十七年河南省題李智毆死圖姦罪人閻和尚一案閻和尚向李智之妻鞏氏拉衣求姦被氏喊罵逃逸李智回家聽聞氣忿同弟李法往閻和尚家理論閻和尚不服持刀拒捕劃傷李智手指李法將閻和尚扳倒李智用鉄圈連毆其臍脇等處殞命

又十九年直隸省題劉海寬毆死圖姦伊女大姐未  
成之郭聚文一案郭聚文攜帶小刀夤夜撥開劉大  
姐房門入室圖姦大姐不依喊嚷郭聚文逃出院內  
劉海寬聞喊起獲郭聚文用刀拒扎劃傷劉海寬手  
指踰牆逃逸劉海寬爬牆追趕復用繩鞭毆傷右手  
腕劉海寬奪獲繩鞭毆傷郭聚文脊背倒地因其混  
罵復用繩鞭疊毆其右肩甲等處殞命該二省均將  
李智劉海寬照擅殺律問擬絞候俱經本部照議題  
覆秋審時將李智等入于可矜聲請減流在案此案

李付先因李得才夤夜向伊妻張氏圖姦未成該犯攔住李得才欲拉送官李得才取担拒捕毆傷該犯右臂膊差該犯即將李得才格毆致斃竟可照律勿論今該犯既乘勢將李得才推倒張氏拾取扁担先毆其左右腿等處該犯後用石塊連毆其左右臙肱等處殞命查該犯既將李得才推倒不難拘執送究乃輒疊毆致斃寔屬擅殺核與李智劉海寬等案情相同自應將李付先依律擬絞惟該犯毆由激于義忿尚無謀故別情將來辦理秋審入于可矜即得聲



鈞  
定

請減流此時似難破例量減該省將李付先照擅殺  
律擬絞係屬照例辦理應請照覆是否仍候

既有成案只可照例擬絞記俟秋審入于可矜交  
司送畫



韓

山東司奉

大人交核山東司咨張志謙誣告胞兄張懷棍蠹虐  
民情一案職等查律載告期親尊長雖得寔杖一百  
被告期親尊長同自首免罪若誣告罪重者加所誣  
罪三等註云謂止依凡人誣告罪加三等便不失于  
輕矣又誣告充軍照所誣地里遠近抵充軍役各等  
語誠以告期親尊長得寔被告之尊長得同自首免  
罪故所誣重者亦止依凡人加所誣罪三等所謂依  
凡人加誣告罪三等者如凡人凡告人徒一年加所

誣罪三等應坐徒二年半若誣告期親尊長徒一年  
依凡人誣告加所誣罪三等亦祇坐二年半之類並  
非于凡人誣告加等之上而再加三等也律稱加者  
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故誣告人流徒加罪止滿流  
為止至誣告人充軍則其反坐之罪已于滿流而于  
律無可再加故止抵充軍後內亦兼包罪止之義在  
凡人誣告充軍按律不應加等既止抵充軍則誣告  
期親尊長亦止抵充軍後不應再于軍罪上復加三  
等明矣此案張志謙以伊兄張懷棍蠹害民等情具

鈞

定

控如果得寔張懋棍照棍徒擾害擬軍今審屬虛証  
依律反坐應將張志謙抵充軍役該獲撫以張懋棍  
係該犯胞兄于抵充軍役上加罪三等將張志謙發  
遣新疆當差係屬錯誤該司依律更正與律相符應  
請照辦惟稿內尚有一二語不甚明晰謹酌改粘貼  
浮簽是否恭候

律義甚明自應更正稿已畫

年  
峰  
定

韓

江蘇司奉

大人交核江蘇省咨張廷緒糾搶李果之妻孫氏已  
成未賣亦未姦污張廷緒等聞拿投首（業職等查例  
例載聚衆夥謀于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已  
成審寔不分得財與未得財為首斬立決為從皆絞  
監候又聞拿投首之犯除律不准首及強盜自首例  
有正條外其餘一切罪犯俱于本罪上減一等科斷  
又搶奪並一切犯罪應刺事由之犯如畏罪自首者  
各照律例分別減等科斷均免其刺字各等語檢查

歷年辦過成案搶奪婦女罪應斬立決之首犯因聞  
事主欲控將婦女送還或聞拿投首皆比照強盜自  
首之例減等辦理此案張廷緒起意糾搶李果之妻  
孫氏已成未賣亦未姦污搶奪婦女已成首犯罪應  
斬決該犯聞拿畏懼赴縣投首例得減等該省將該  
犯張廷緒比依未傷人之首盜聞拿投首例發雲貴  
兩廣極邊烟瘴充軍核與辦過成案相符其案被脅  
同行聞拿投首之雷魁一犯查係受雇推車先不知  
情後因被逼無奈同行核其所犯應于為從絞罪上



量減擬流聞拿投首例應再減一等該省將該犯比照未傷人之夥盜聞拿投首例杖一百徒三年所擬亦屬允協至該撫所稱張廷緒應否免刺改發字樣等語查自首之犯例得免其刺字該撫所稱應否免刺改遣之處應毋庸議再查此案係由死罪減等例應專本具題未便遽咨照覆謹另擬稿尾並摘錄成案另單呈

閱

恭候

鈞

定

如議照例免刺為妥

生輝館

查例載由死罪減為軍流者定案時仍專本具題不得同尋常軍遣等案咨部彙題完結等語此案張廷緒起意糾搶李果之妻孫氏已成未賣亦未姦污該犯與被脅同行之雷魁因聞拿畏懼赴縣投首該撫將該犯張廷緒比依未傷人之盜聞拿投首例寔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雷魁比依未傷人之夥盜聞拿投首例擬以杖一百徒三年應如所咨辦理至該撫所稱張廷緒應否面刺改遣字樣等語查例載

該撫所稱張廷緒應否面刺改遣字樣等語查例載

搶奪並一切犯罪應刺事由之犯如畏罪自首者各照律例分別減等科斷均免刺字等語此案張廷緒既經自首應照例免刺所有該撫聲請應否免刺改遣之處應毋庸議再查此案係由死罪減等例應專本具題未便據咨照覆應令該撫專本具題俟到日再行核覆其王景堂等夥劫事主段文章等案已據該撫審擬具題本部另行核覆逸犯陳玉等應令飭緝務獲照例辦理所有議處文職事隸吏部應將原冊送吏部先行查議俟擬結之日送回本部存案可

也

閱交司照繕

一  
生  
輝  
館

韓

山東司奉

大人交核山東省咨違犯嫁母教令以致抱忿輕生  
自盡例無明文咨請部示一案職等查例載子孫不  
孝致父母自盡之案但其行為違犯教令以致抱忿  
輕生自盡者擬以絞候等語至違犯嫁母教令致令  
自盡則無治罪明文惟檢查乾隆五十一年湖廣省  
易甫田一案因家母宋氏被魯上義扭住拳毆易甫  
田救護情切拾登打傷魯上義身死將易甫田援例  
聲請減流又嘉慶五年陝西省袁文義一案因推跌

陳世耀身死其嫁母金氏年逾七十將素文義照例  
聲請留養又嘉慶二十一年江西省曾阮六一案因  
違犯嫁母湯氏教令氣忿服毒殞命將曾阮六依子  
違犯教令致母抱忿輕生自盡例擬絞監候秋審時  
本部以嫁母之服雖降而恩義猶存與義母之但有  
名分而非閨天性者不同一例歸入服制冊內辦理  
各在案誠以嫁母雖自絕于夫而人子屬毛離裏終  
不得自絕于母故遇有干犯仍應與親母同科所有  
山東省請示之案應即查照成案一例定擬謹另擬

山東省詳示之案應即查照成案一例定擬謹另擬

稿尾呈

是否有當復候

閱 鈞

定

即查照成案辦理

查例載子孫不孝致父母自盡之案但其行為違犯  
教令以致抱忿輕生自盡者擬以絞候等語至違犯  
嫁母教令自盡則例無治罪明文查婦人夫亡改嫁  
固屬義絕于夫按服制圖子為嫁母服齊衰杖期亦

視斬衰三年之服輕重有差惟子之于母屬毛離裏  
深恩罔極母雖自絕于夫子不得自絕于母服制雖  
因改嫁而從殺恩義則未嘗以改嫁而少衰非嫡繼  
茲養之母一經改嫁恩義並絕者可比凡有觸忤違  
犯均為不孝自應與在堂之母一例同科檢查近年  
本部核辦子犯嫁母之案無曾否隨帶過門撫養向  
俱依親母取問遇有死罪人犯仍歸服制冊辦理茲  
據該撫咨稱歷城縣詳稱在堂之母教養兼施其子  
一有違犯致令自盡按例擬絞罪所應得若已嫁之



一有違犯致令自盡掛例掛絞罪兩所符若已故之母本未帶子同往既不管教于平時因其子往向纏擾管酌不聽以致抱忿輕生如將其子仍照違犯教令之條擬絞未免無所區別詳請咨部核示查妻妾因故夫亡故嫁毆故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並與毆舅姑同子于嫁母安得不同舅舊姑毆已故子孫改嫁妻妾者亦與毆子孫婦同子于嫁母又安得不同互誣叅觀可以隅反所有歷城縣一案應令該撫即轉飭提犯確審有無觸忤是否僅止違犯教令各按本例定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關文司照繕

笙  
埤  
館

那

河南司奉

大人交核河南省題陳友會用言向梁尹氏調戲致  
氏羞忿自縊並氏夫梁柱痛妻服毒身死一案職等  
查例載但經調戲其夫與父母親屬及本婦羞忿自  
盡者俱擬絞監候又名例載二罪俱發以重論罪各  
等者從一科斷各等語是但經戲調致令自盡一命  
無論本婦本夫例應將調姦之犯擬以絞候至本婦  
羞忿自盡復致其夫痛妻自盡例無乃照一命擬絞  
之文亦無應行加重之條伏思因事致令自盡案件

若無圖姦情事如係一命定例罪止杖責即一家二  
三命亦罪止擬軍若調戲致本婦與其夫及父母親  
屬自盡因其衅起圖姦故從嚴擬以絞候而死由自  
盡究與謀故毆殺不同即致釀二命業已罪犯至死  
無可復加衡情酌定自應依名例二罪相等從一科  
斷且查上年九月內江蘇省題劉書志調戲梁三姐  
致該氏與母盧氏羞忿一同投坑溺水殞命該省將  
該犯依但經調戲致本婦羞忿自盡例問擬絞候經  
本部照議題覆亦係從一科斷此案陳友會用言向

梁尹氏調戲致該氏羞忿自盡伊夫梁柱亦因痛妻情切服毒身死查已死梁尹氏梁柱固屬夫妻一家二命惟例內既無加重明文自應仍按本例從一科斷該省將陳友會依但經調戲其夫與父母親屬及本婦羞忿自盡例問擬絞候係屬照例辦理並核與劉書志成案情相符應請照覆謹具說帖呈

恭候

閱  
鈞  
定

既有江蘇舊案即照案辦理

河南司

陳友會

生  
峰  
館

韓

江蘇司奉

大人交核江蘇省題項宇春誤傷劉士鰲身死一案  
職等查律載因鬥毆而誤殺旁人者以鬥殺論鬥殺  
者絞監候又子毆父母者斬等語查誤殺擬絞係指  
兩人互相爭鬥不意誤傷旁人致死者而言至子毆  
父母定例綦嚴若父母毆子其子胆敢與父母抵鬥  
因失跌誤傷旁人致死則應畧其誤殺旁人擬絞之  
輕從重科以致父母斬決之條若因被毆揪毆該犯  
並未回首而攏勸之人哭如其來該犯經見係屬耳

目不及自應照過失殺人依律收贖不應援引因爭  
鬥而誤殺旁人之例此案項宇春被母揪住時該犯  
並未回首亦未與人鬥毆該撫將項宇春照因鬥毆  
而誤殺旁人之例定例殊未允協且查案內所叙項  
宇春將劉士鰲踢死之處其情節似亦未確自應駁  
令覆審另行定擬第司擬稿尾尚欠透澈謹另擬稿  
尾呈

是否如斯仍恭候

閱 鈞

定



直改過失究屬未妥自應駁審為是稿尾閱悉  
酌刪二句交司照繕

查律載因鬥殺而誤殺旁人者以鬥殺論鬥殺者絞  
監候又過失殺人者准鬥殺律收贖註云過失謂耳  
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又子毆父母者斬各等語此  
案項宇春經伊母陸氏令其赴街買物項宇春答以  
少停再去陸氏生氣斥罵項宇春往外跑走陸氏從  
後將其髮辮扭住欲毆項宇春站立不穩往後倒跌  
右脚向上舉起適劉士鰲從塾回家瞥見迎面走至

拉勸趕攏勢猛項宇春收脚不及致斃失誤傷劉士  
鰲肚腹左越日殞命該撫將項宇春比依因鬥毆而  
誤殺旁人律擬以絞候等因具題臣等查鬥殺而誤  
殺旁人以鬥殺論擬絞之律係指兩人互相爭毆不  
意誤傷旁人致死而言至于母子母倫絕攸關但毆  
即坐斬決如果子因與母鬥毆而誤斃旁人則應畧  
其誤殺擬絞之輕罪從重科以毆母斬決之條若因  
被母揪毆並未還手失足將旁人誤斃則與因鬥毆  
而誤殺旁人之例不符今項宇春被母揪毆斃該

而謂殺旁人之例不符今項宇春被毆母撫慰而  
犯因站立不穩往後倒跌既未向母毆打亦非與人  
爭鬥其右脚向上俱起係因失跌所致劉士鰲瞥見  
攏勸正值該犯舉脚向上如果該犯有心向劉士鰲  
脚踢應以鬥殺論若並未看見因收脚不及不期致  
傷劉士鰲身死則是耳目不及思慮不到與過失殺  
人之律註相符即應依律收贖惟詳核案情該犯髮  
辮既被伊母扭住即使站立不穩身往後跌亦只隨  
勢倒地何致脚往上揚且劉士鰲迎面攏勸該犯係  
屬仰跌時非黑暗彼時可以目擊該犯何致收脚不

及劉鰲士又何致不能走避是否該犯因劉士鰲強  
行拉勸遷怒將其踢傷抑或劉士鰲走至該犯寔未  
經見以致踢傷身死原題內並未確切訊明聲叙據  
將項宇春比依尋常鬥殺而誤殺旁人律擬以絞候  
案情既未確寔引斷亦未允當臣部未便率覆應令  
該撫另委賢員再行詳核研究務得寔情另行妥擬  
具題可也

浙江司奉

韓

大人交核浙江省咨應入本年秋審緩決絞犯潘正  
太親老丁單應否留養一案遵查潘正太一犯因造  
言污蔑致被誣之陳氏服毒身死審依捏造姦贓款  
蹟寫揭字帖挾仇污蔑致被誣之人忽激自盡例擬  
絞監候上年秋審入于情寔

勾

到時欽奉

諭旨

挾嫌捏造姦情書寫訛帖污人名節致被誣之婦自  
盡係屬法無可寬惟該犯父母年逾七十家無次丁

是以未勾並法外施仁仍歸入緩決辦理欽此本年  
秋審該省將該犯入于緩決具題後尾內聲明該犯  
父母年逾七十是否尚存應准留養之處查明取結  
另行送部今據咨報查明該犯父母現俱尚存訊取  
各結送部聽候核辦等因職等查秋審內語言調戲  
致本婦自盡情寔一次未勾次年秋審改入緩決之  
案如有親老丁單即彙入各省應准留養冊進  
茲該犯潘正太係情寔一次蒙

恩免 呈

勾應入本年秋審緩決核與言語調戲致本婦自盡

恩免

勾應入本年秋審緩決核與言諾詎慮至本年自盡

情寔一次改緩之案相同應將該犯即歸入本年留  
養冊內於後尾聲明准其存留養親至該撫所咨應  
否准其留養之處應由該司先行具稿咨覆謹擬稿  
尾一併呈

是否如斯恭候

鈞閱

定

自應准留仍補具留養冊送各堂閱畫

查絞犯潘正太上年秋審時因情節較重入手情寔  
不准留養嗣經奉

浙江司

潘正太

旨免

勾歸入緩決本年秋雷應將該犯入于緩決既據該  
撫查明該犯父母尚存俱已年逾七十家無次丁取  
具印甘各結送部除將該犯潘正太子本年秋審彙  
入留養冊內辦理外相應先行咨覆該撫可也

聞悉交司照行



韓

江蘇司奉

太人交核江蘇司審擬南城御史移送劉熊林因傷  
身死一案職等查此案已死劉熊林與高大先王大  
通賃房同住劉熊林因患熱病煩躁發狂赤身跳過  
隣院經高大先等將其扶回劉熊林不肯上炕用手  
亂打聲言定要走出王大通恐其復行跑出開事令  
高大先等將劉熊林兩手捆縛使其卧炕發汗高大  
先因劉熊林嚷罵力掙順用左脚踢其臍肚一下迨  
劉熊林卧炕心內發躁合面滾跌下炕高大先復用

脚踢其右臂一下至三更後殞命檢查原驗屍格內  
稱臍肚右臂兩傷均至青赤委係因傷身死等因詳  
核此案已死劉熊林雖未與該犯高大先爭鬥而該  
犯因其掙扎用脚將其踢傷旋至三更時殞命現在  
既據高大先供認踢傷屬寔又驗明委係因傷身死  
自應將該犯照鬥殺擬抵似難量予末減該司將該  
犯依鬥殺律問擬絞候尚屬允協應請照辦謹具說  
帖並摘錄嘉慶十四年山東省董士義成案呈  
閱  
仍恭候

陽  
仍恭候

鈞定

既查看山東省成案只可照辦交司速會三法  
能于十五日前具

題并存記俟

朝審時究無爭鬥情形酌入可矜為妥

嘉慶十四年山東省題董士義因與李深出外尋工  
同往歇店嗣李深因患瘧疾病迷發狂往外跑走該  
犯恐其鬧事趕往拉令回店李深掙扎該犯用力向  
拉李深站立不穩跌地痰壅氣閉殞命將董士義依

門徽律擬絞監候經本照議題覆

史

福建司奉

大人交核福建省題蘇五銳陽棍徒張奪身死犯兄  
蘇書治兩目被挖成篤犯親親年老該犯蘇五應否  
留養聽候部示一案職等查例載弟兄共犯死罪准  
其存留一人養親又擅殺戲殺誤殺核其情節秋審  
時應入可矜者如有父母老疾應俟各督撫查取各  
結聲明具題法司隨案核覆聲請留養其非應入可  
矜者俟秋審時取結報部刑部會同九卿核定入于  
另冊進

欽定 呈

恭候

生  
堦  
館

等語是擅殺擬絞之犯親老無人侍養核其情節如  
秋審應入可矜者例得隨本聲請留養若非應入可  
矜者于秋審時亦得准其留養至弟犯死罪兄係篤  
疾犯親年老該犯應否留養例無明天檢查嘉慶六  
年江西省題李普牧毆傷總麻表兄黃昌宗身死犯  
母年老犯兄李助牧雙目俱瞽已成篤疾不能侍養  
家無次丁原題內聲明取結核辦迨秋審時經本部  
奏明歸入留養冊內准其留養在案此案蘇五銃傷

棍徒張奪身死依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該撫以該  
犯之兄蘇書治兩目被張奪等挖瞎已成篤疾犯親  
年逾七十家無次丁該犯蘇五應否留養例無專條  
聽候部示等因查該犯蘇五係照擅殺擬絞親老丁  
卑秋審時例准留養雖該犯有兄蘇書治業被死者  
張奪喝令將其兩目挖瞎成篤既不能侍養其親即  
屬家無次丁核與李普攷之案情事相同惟該犯係  
火器殺人雖擅殺兼包謀故而秋審止應入緩並非  
應入可矜未便隨案聲請將來秋審時自應將該犯

閱鈞

准其存留養親該司於出語內聲叙准其查辦留養  
行令俟秋審時取結報部核辦尚屬允協應請照辦  
謹具說帖呈

是否仍恭候

定

閱交司照辦



安徽司奉

韓

大人交核安徽省題汪旺林與總麻服叔汪德洋之  
婢春芽通姦謀殺汪德洋一案奉

諭

案內雖有聽從姦夫裝傷捏報一層究係事前畏罪  
無知婦女衡情事前既不知情且有救護擲打一節  
尚多可原處遽擬絞決殊屬過當總之所引律牌本  
未切當若僅以遇

赦即

便准免將來似此案件仍須立緩于心終未釋然交  
律例館詳核例案會同該司妥議駁稿送閱等因查

此案除汪旺林一犯依律擬斬情罪相符應如所題辦理外其不知謀情之姦婦春芽該省將該犯婦比例擬以絞決等因職等詳查律例內並無奴婢與人通姦致家長被人殺害將犯姦之奴婢作何治罪明文是以該省比引子孫犯姦致祖父母父母被人謀殺將犯姦之子孫擬絞例擬絞決職等詳加查核奴婢之于家長其名義固不異于子孫而親疎則究與子孫有別似未便徑與子孫一律同科查道光元年十二月本部議覆四川省民人陳貴因與家長婢女

十二月本部議覆四川省民人陳貴因與房長姓女

劉四喜通姦拐逃不遂致將家長之妻張氏砍傷身  
死一案因律例內並無婢女與人通姦致家長之妻  
被姦夫殺害作何治罪明文將劉四喜比照子孫犯  
姦父母並未縱容被人謀故殺害絞立決例上量減  
一等擬以滿流聲請寔發駐防給官兵為奴題結在  
案雖此案事後春芽有聽從裝傷諱飾一節劉四喜  
一案則姦夫于事後即行自盡並無別項情節兩案  
稍有不同但此條例文重在祖父父母被殺至事  
後有無戀姦忘仇別情乃辦理本夫被姦夫殺死姦

婦不知情之案不得並論此案似應駁令酌比定擬  
將春芽于絞決例上量減擬流仍寔發駐防為奴庶  
情法兩得其平謹會同安徽司酌議駁稿呈

恭候

定

閱 鈞 韓

大人批既有成案自可遵照駁改稿尾妥交司照繕  
查律載謀殺總麻尊長已殺者擬斬又例載子孫犯  
姦祖父母父母並未縱容被人謀殺者擬絞立決又  
律載斃罪無正條者援引他例比附加減定擬各等

律載盜罪無正條者援引他例以附加減定擬各等  
語此案汪旺林與總麻服叔汪德洋之婢女春芽通  
姦被汪德洋撞見禁止不許進門汪旺林戀姦情熱  
欲將春芽拐逃恐被汪德洋指告追拿起意謀殺乘  
夜携斧叩門汪德洋開門查問汪旺林即用斧砍傷  
其左肩甲連太陽等處汪德洋倒地喊救將燈撲滅  
汪旺林復迭砍其偏右等處春芽聞喊出護用杆擲  
打未經擲及一面喊救汪旺林嚇稱如敢聲喊一齊  
殺死春芽聞像汪旺林聲音畏懼未敢噴聲將燈照  
看汪德洋僅存微息汪旺林令春芽同逃未允汪旺

林英圖檢飾將汪德洋拖至卧房門首裝成追賊被  
砍又以春芽不行救護仍難掩飾隨拾菜刀扎傷春  
芽左臂脾帶傷手腕春芽驚問汪旺林告知裝傷情  
由汪德洋旋即殞命查該犯汪旺林係汪德洋總麻  
服姪輒敢起意將汪德洋謀斃寔屬淫兇不法應按  
照服制問擬應如該撫所題汪旺林合依謀殺總麻  
尊長已殺者斬律擬斬立決至該撫疏稱春芽係汪  
德洋契買婢女因與汪旺林通姦致家長被汪旺林  
謀殺例無治罪專條惟婢女有犯罪同子孫將春芽

謀殺例無治罪專條惟婢女有犯罪同子孫將春萊

恩詔

比照子孫犯姦致並未縱容之祖父母父母被人謀  
殺絞立決事犯在道光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欽奉  
以前聲明不准援免等因臣等查奴婢犯姦致家長  
被人殺害犯姦之奴婢作何治罪例無專條律例內  
所稱奴婢有犯罪與子孫同者各條內俱經載有明  
文而子孫犯姦致祖父母父母被人殺害條內並無  
奴婢有犯與子孫同科字樣推原創意犯姦之人雖  
有應得至他人因此致有殺傷則非犯姦之意料所  
及與詈罵毆打身自干犯者不同如係子孫犯姦致

祖父母父母被殺則以屬毛離裏之人身陷邪淫以致禍及其親厥罪難寬故律以重辟若奴婢之于家長名義固無異于子孫而出身微賤則並非玷及家主門風究與子孫之戲体辱親者有間自未徑與子孫一律同科今春芽係汪德洋契買婢女該氏與汪旺林通姦致汪德洋被汪旺林謀殺該氏先聞汪德洋聲喊即趕出救護尚有護主之心迨汪旺林將汪德洋殺死後令該司同逝該氏亦未應允其事後事裝傷捏報又係被汪旺林用刀扎傷教令教令向屍妻



傷撞報又係被汪旺林用刀扎傷教令教令向房裏

並非出自該氏之意種種情節不無可原如果春芽  
有同謀致死家長情事即從重擬以凌遲亦屬罪所  
應得今據審無別情律例內既無奴婢犯姦致家長  
被人謀殺將犯姦之奴婢與子孫同科明文自未便  
即將春芽遽擬絞決衡情核斷自應于絞決上酌量  
減等寔發駐防為奴庶情罪兩得其平案閱生死出  
入臣部碍難率覆應令撫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行  
核覆

筆  
坪  
館

史

福建司奉

大人交核福建省題呂賢戳傷大功服弟呂章山呂  
章盛各身死一案職等查律載毆殺同堂大功弟妹  
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殺死功服卑幼一家非  
死罪二命者問擬絞決又名例律載二罪俱發以重  
論罪各等者從一科斷又凡稱加者罪止杖一百流  
三千里不得加至于死稱減者二死同為一減註云  
二死謂斬絞如犯死罪減一等即坐流三千里各等  
語例稱殺功服卑幼一家二命問擬絞決係指謀故

有心致死而言至毆死同堂大功服弟或小功堂姪  
一命罪止擬流若毆殺小功卑幼一家二例命無明  
文係若二罪相等按律應從一科斷即因死者究屬  
一家衡情量予加等亦祇應于滿流本罪上加等問  
擬不得加入于死若比例定擬由立決減為監候則  
與死罪減一等即坐滿流之律義未符檢查乾隆二  
十一年有廣東省賴以周戳傷大功服弟賴武生賴  
亞道身死一案比照殺功服卑幼一家二命于絞立  
決例上量減為絞監候又嘉慶十九年江西省岩韓

租太毆傷小功堂姪韓曰榮韓曰開身死一案已死  
韓曰榮韓曰開係大功堂兄同居一家該省將韓租太  
於毆殺小功堂姪杖流律上量加一等擬發附近充  
軍本部照議咨覆細核廣東省賴以周之案事隔多  
年部中檔案無憑檢查止係坊肆輯註所載不可為  
據至江西省韓租太之案本部現有檔案可稽叅諸  
律例衡情酌量加等擬軍尚屬允協此案呂賢因向  
大功服弟呂章山等商賣公共祭田未允致相爭角  
該犯呂賢用刀將呂章山並其弟呂章盛戳傷殞命

查已死呂章山呂章盛係期親弟兄較該犯服制為  
親屬一彙二命惟案係鬥殺並非謀故律例既無  
專條自應從一科斷仍照毆死同堂大功弟妹律擬  
杖一百流三千里死者究屬弟兄二命衡情量加一  
等亦自應發附近充軍今該省將該犯呂賢比照殺  
功服卑幼一家二命于絞決罪上量減為絞監候與  
義未符未便照覆似應駁令改擬謹將駁稿尾一併  
呈

閱

是否如斯恭候

鈞定

史  
大人批閱

查律載尊長毆同堂大功弟妹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故殺者絞監候又例載毆同堂大功弟除照律擬流  
外仍照例斷給財產養贍又例載殺死功服卑幼一  
家非死罪二命者擬絞立決又名例載二罪俱發以  
重者論罪各等者從一科斷又凡稱加者罪止杖一  
百流三千里不得加至于死稱減者二死同為一減  
註云二死謂斬絞如犯死罪減一等即坐流三千里

各等語此案呂賢因向大功堂弟呂章山呂章盛商  
議欲將公共祭田典賣呂章山不允爭鬧將呂賢扭  
倒欲毆呂賢掙起拔刀戳傷呂章山肚腹倒地呂章  
盛幫護亦被呂賢戳傷肚腹旋各因傷殞命據該撫  
訊明係一時起衅爭鬧先後抵戳適傷並非有心致  
死將呂賢比照殺死功服卑幼一家二命于問擬絞  
決例上量減為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查本宗尊長  
殺死功服卑幼一家二命問擬絞決係指謀故有心  
致死者而言至因事爭鬥毆死同堂大功服弟一家



二命例內雖無作何治罪明文惟毆死大功服弟一  
命罪止擬流如毆斃二命係屬二罪相等按律應從  
一斷即應死者究屬一家二命衡情酌量加等亦止  
應於杖流本罪上加等定擬不得遽行加入于死亦  
不能比依他例由立決減為監候致于死罪減一等  
即坐滿流之律義未符今該犯呂賢因向大功服弟  
呂章山等鬪賣祭田未允致相爭鬥該犯用刀將呂  
章山並其弟呂章盛先後戳傷殞命如訊明寔係有  
心致斃自應照殺死功服卑幼一家二命例擬以絞

決若只係因事爭鬪並無謀故別情按律應從一科  
斷仍照本律擬流或因係一家二命情節較重衡情  
酌量加等亦不得加至于死乃該署撫將該犯比依  
殺功服卑幼一家二命于絞決上量減為絞監候是  
名為量減寔則由杖流加入于死核與加減律義顯  
相謬引斷未允協罪名出入攸關臣部未便率覆應  
令該撫遴員提犯再行研訊按律另行妥擬具題到  
日再行核覆

廣東司奉

韓

大人交核廣東省題陳順盛誤傷胞兄陳順振身死  
一案職等查例載卑幼誤傷尊長至死罪干斬決審  
非逞兇干犯仍准叙明可原情節夾簽請

旨又

毆死本宗期功尊長核其情節寔可矜憫者夾簽聲  
明恭候

欽定

又期親弟妹毆死兄姊之案如死者淫惡蔑倫復毆  
詈父母經父母喝令毆斃者定案時仍照律擬罪法  
司核擬時照王仲貴之案隨本改擬杖一百流三千

里請

旨定

奪其毆斃罪犯應死兄姊與王仲貴案內情節未符者仍照毆死尊長情輕之例照律擬罪夾簽聲明不得濫引此例各等語詳繹創意誠以服制攸關未便輕議未減必寔係情可矜憫者始得夾簽聲請又必寔係死者淫惡蔑倫復毆詈父母經父母喝令毆斃此等三項兼全之案與王仲貴之案情節相符者始得改擬杖流故例內復聲明與王仲貴案情節未符者不得濫引此例等語界限分明不容牽混歷年胞

兄罪犯應死其弟將其毆傷致斃並非有心干犯之  
案均係由斬決夾簽改為斬候每年秋審內似此案  
件正復不少此案陳順盛因胞兄陳順振向伊母聶  
氏爭晒茶子未允陳順振出言頂撞並將伊母所晒  
茶子跼踏伊母氣忿拾扒向毆陳順振奪扒頂住伊  
母胸前伊母喊救陳順盛聞聲趨救喝不放手伊母  
愈加叫喊陳順盛情急用手拉扒致扒柄退後誤傷  
陳順振腎囊殞命原題內聲明該犯陳順盛情切救  
母不特初無毆兄之心且並無毆兄形狀其拉扒退

後誤傷胞兄斃命寔出意料之外援引汪應鳳王仲貴免死減流之案候部請

旨定

奪等因職等查汪應鳳之案係奉

旨特

加恩宥並未纂入例冊至王仲貴之案已經纂入現行則例遵行如果案情與王仲貴適相符合自應援引辦理現查此案陳順盛胞兄陳順振用杌頂住伊母胸前該犯救護拉扒致扒柄誤傷伊兄致斃是死者罪犯應死該犯因救母誤傷其情固不無可原惟伊兄究無淫惡蔑倫情事又非伊母喝令毆打核與

閱

王仲貴之崇情節未符若謂其情切救親事在危急則救護致斃本宗總尊者定例尚須聲請減軍斲無期服尊長遂可以救親情切聲救減流之理若謂其初無毆兄之心亦無毆兄情狀則該犯手奪扒柄並非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碍難以適失科斲即以誤傷而論尋常誤殺情輕者尚無隨崇減等之條轉將服制之崇竟從寬典尤未允協衡情定讞自應依情可矜憫例夫簽聲請為允謹具說帖呈

是否仍恭候

鈞定

只應夾簽聲請為是  
交司照辦

生  
坪  
館



安徽司奉

韓

大人交核安徽省若細民周容法等共毆李應芳身  
死例無明文咨請部示一案職等查安徽省徽州等府  
屬細民名目即係民間遠年世僕雍正五年欽奉

諭旨准

其開豁為良令該撫查明定議具奏經該前撫魏廷  
珍奏准凡奴僕賣典身業經取贖並遠年文契失落  
不受主家養養者均開豁為良迨嘉慶十四年原任  
安徽巡撫董教增又以安徽省寧池三府向有世僕  
名目遇有捐監考試等事許控不休奏請將遠年世

旨纂定

僕分別開豁等因經本部遵

條例如現在主家服役者僕放出三代後所生子孫  
方准報捐考試若並非現在服役養養及現不與奴  
僕為婚姻者雖曾葬主家之山佃主家之田均一體  
開豁為良已歷三代者即准其報捐考試載入例冊  
遵行但此例係專指報捐考試區分流品而言其與  
主家有犯殺傷應作何定擬當時並未議專條職等  
伏查該省民間遠年世僕久奉

世宗憲

皇帝聖諭准其開豁為良如果伊等振作自新不充

賤役則咸為良民凡已歷三代者其子孫即准報捐  
考試既無良賤之別如與大姓互有殺傷即應以凡  
人科斷此案細民周容法等自嘉慶十四年奉例開  
豁因別無生計仍照常供役周容法等係遠年僕役  
並無賣身文契又非在主家朝夕服役受其養養其  
將李應芳共毆身死固未便以奴僕論若照良賤相  
毆科斷則又與細民致死平分無分差等衡情定罪  
該犯等既自甘下賤與李姓平日起居不敢同飲食  
不敢共亦不敢爾我相稱素有主僕名分自應照雇

工毆死家長之例辦理惟查雇工人殺傷家長及家長之期親並功總麻親屬罪名輕重各有不同今李姓與周姓自其先世至今戶族滋蕃誰為家長誰為家長之期功親屬既未據分晰指明若統以雇工毆家長論罪則凡屬周姓皆為李姓之雇工而李姓悉周姓之家長不特與定例未符且遇有誣告及姦盜發塚等項均須按雇工犯家長定擬殊未平允職等再四熟籌現在周容法一犯本部碍難懸定且該省徽寧池三府所屬此等細民較多若率爾臆斷恐將

來諸多窒碍應請行該撫詳查妥議酌立章程俟奏  
明遵辦謹擬咨覆稿尾呈

閱  
是否恭候

鈞  
定

所議周妥稿尾閱悉交司照繕

本部恭查雍正五年欽奉

諭旨朕  
新之  
民所  
以移風易俗為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自  
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舊習使為良  
以勵廉耻而廣風化也近聞徽州府則有伴當寧國

府則  
相同  
之分  
豁為  
撫查

有世僕本地呼為細民其籍業下賤幾與樂戶情民  
迨究其僕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寔有上下  
不過相沿惡習耳此朕諸傳聞若有此等之人應開  
良俾得奮興向上免致污賤終身且及于後裔着該  
明定擬具奏欽此經該前撫魏廷珍奏准凡奴僕賣  
身典身業經取贖並遠年文契失落不受主家養  
者均開豁為良等因又嘉慶十四年原任安徽巡撫  
董教增以安徽省徽寧池三府向有世僕名目遇有捐  
監應考等事訐控不休奏請將遠年世僕分別開豁

旨纂定

一摺經本部遵

條例安徽省徽州寧國池州三府民間世僕如現在  
主家服役者應俟放出三代後所生子孫方准報捐  
考試若早經放出並非現在服役養及現不與奴  
僕為婚姻者雖曾墾田主之山佃田主之田均一體  
開豁為良已歷三代者即准其報捐考試載入例冊  
遵行是徽州等府屬細民即係民間遠年世僕久奉  
其開豁為良如果伊等振作自新不充賤役則咸為  
良民凡已歷三代者既准其報捐考試如與大姓互

聖諭准

有殺傷即應以凡人科斲今此案細民周容法等自  
嘉慶十四年奉例開豁因別無計生仍照常供役查  
周容法等係遠年僕役並無賣身文契又非在王家  
朝夕服役受其泰養其將李應芳共毆致死固未便  
以奴僕論若照良賤相毆科斲則又與細民致死平  
民無分等差衡情定罪該犯等既自干下賤與李姓  
平日起居不散與同飲食不散與共亦不散爾我相  
稱素有主僕名分自應酌量即照雇工毆死家長之  
例辦理惟查律載雇工人毆家長及家長期親傷者



杖一百流三千里折傷者絞監候死者斬註云毆家  
長斬決毆家長期親斬監候毆家長之總麻小功親  
傷重至內損者加凡人罪一等大功加二等等語是  
專在一家服役之雇工與主家有犯殺傷不特毆傷  
家長之功總親屬與毆傷家長罪名輕重懸殊即毆  
死家長與家長之期親亦有斬決斬候之分至遠年  
世僕則與家主子孫均已戶蕃人象若將其家主之  
合族子孫均作為世僕之家長是一家之雇工僅止  
家長一人而一族之世僕則人人皆其家長殊與雇

工毆家長之定例未合且原告內稱現在安省徽州等府屬地方似世僕而非世僕似良民而非良民俗謂之細民者不下數千餘戶等語若將周咨法即照雇工毆死家長例擬以斬決則此後該省細民有似此斃命案件及誣告詈罵發塚各項犯及家主一人輒予加重辦理幾無以自容于世既非慎重刑章之道且易啟挾制仇殺之端殊不足以示胞與而昭持平本部詳核此案既無定例可循而該省細民一項年分久遠人數衆多其情形如何辦理有無窒礙

本部碍難懸擬相應行令該撫再加確切查訊李應芳一族現在何人為家長何人為家長之親屬如可區分限制自應將周容法即按雇工毆死家長及家長之親屬例分別定擬如李姓子孫家多各立門戶代逐年湮難以查訊該撫應即按照寔在情形據寔奏請定立專條以憑定擬至此項細民前于雍正年欽奉

世宗憲  
皇帝諭旨及嘉慶十四年奏明開豁以後該細民等具有廉耻何以尚甘心污賤不肯出戶是否因出戶

後別無生計忍而為此抑係該屬大姓人等不盡意  
存忠厚勒令服役指不開豁自應一併確切詳查除  
已經舊主放出者應以凡論其常川服役又有典身  
賣身文契可憑者悉照奴僕例分別問擬外若無賣  
身文契又非朝夕服役受其養養只係其先世佃田  
主之佃墾田主之山其子孫復為之執役此等細民  
或除其賤籍概予開豁為良或相沿日久不便遽事紛  
更而于區分流品之中如何酌量示以限制應悉由  
該撫察看情形籌定章程據寔奏明請

旨遵

行俟奏到再行一併核議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安徽司

周容法

生  
輝  
館

韓

陝西司奉

大人交核陝西省題閩居智等因惠信生牧羊踐食  
麥苗將惠信生共毆身死並任橙偉主使奪羊一案  
職等查辦理擅殺之案如官差因拒捕致死罪人及  
應捕之人致死姦盜罪人或挾仇放火棍徒擾害或  
鄉紳土豪倚勢欺壓並假差訛詐等項有被人殺傷  
者係照本律例以擅殺定擬此外例無明文者均不  
得以擅殺論罪檢查嘉慶十七年本部審擬直隸河  
間縣回民孔六等放羊三百隻在王進才李秀等地

內踐食麥苗復因李秀等向伊索賠麥苗率同回民  
六人執持兇器將村人毆傷被地保李景雲糾衆用  
鳥鎗毆打互傷一案將李景雲孔六等各照鳥鎗以  
及兇器傷人本例分別問擬充軍奏結在案又元年  
廣西省題桂平縣民韋昌榮因陸熊威鴨隻放入伊  
田內食禾韋昌榮向斥致相爭毆戳傷陸熊威身死  
一案將韋昌榮依鬥殺本律擬絞監候經本部照議  
題覆亦在案此二案均係照凡鬥殺傷問擬並非以  
擅殺傷科此案鬥居智因惠信生等放羊二百餘隻



在伊地內踐食麥苗起意糾毆致閭居智毆傷惠信  
生斃死查已死惠信生牧放羊隻踐食閭居元地內  
麥苗既據查明尚在冬至以前無碍長發應免議賠  
是惠信生本屬無罪之人即縱畜踐食稼穡律有應  
科罪名並非姦盜等項罪人可比其被毆居智等共  
毆致斃未便據以擅殺科罪該省將閭居智閭居元  
等依共毆人致死律分別問擬絞候滿流核與律例  
及成案均相符合至任橙偉于鬥毆之後喝令閭居  
幅等將惠信生羊趕賣係屬分然攫取正與因鬥毆

而奪人財物之律相符該省將該犯依本與人鬥毆而奪去財物律計贓擬流聽從之閭居幅減等擬徒亦屬允協似應照覆是否如斯恭候

鈞

定

韓大人批只可照覆交司照辦

戴

江西司奉

大人交核江西省咨李世安與總麻服孀李周氏通姦敗露致李周氏與縱姦之姑蕭氏俱各自縊身死一案職等查例載姦內外總麻親之妻者姦夫發附近地方充軍又婦女與人通姦若父母縱容後因姦情敗露愧迫自盡者姦夫止科姦罪又和姦之案姦婦因姦情敗露羞愧自盡者姦夫杖一百徒三年又人命案件按律不應擬抵罪止軍流徒人犯致死二命照律從一科斷註云如姦婦因姦情敗露羞愧自

盡之類各守語此案李世安與總麻服孀李周氏通姦李周氏之姑蕭氏利資縱容嗣因姦情敗露李周氏與李蕭氏俱各羞愧自盡身死查李蕭氏縱容伊媳與李世安通姦因姦情敗露愧迫自盡該犯李世安按例止科姦罪其因姦敗露致姦婦周氏自盡亦罪止擬徒按照致死二命從一科斲之律應將該犯李世安擬徒惟周氏係該犯總麻服孀按照姦總麻親之例應問發附近充軍自應畧其因姦釀命擬徒輕罪從重科以犯姦擬軍之條檢查嘉慶十七年山

東省岩王世倫與總麻兄妻陳氏通姦敗露致氏羞  
愧自盡一案又是年河南省岩孫從友與總麻服孀  
李氏通姦敗露致氏羞愧自縊一案該二省將王世  
倫孫從友俱依姦內外總麻親之妻例發附近充軍  
本部照議咨覆在案今該省將李世安從重依姦內  
外總麻親之妻例發附近充軍核與定例及辦過成  
案相符合應請照覆仍恭候

鈞  
定

戴大人批交司照辦

生  
埤  
館

